我只能在这儿！

冯博一

2011 年，我曾在一篇“‘低物质’的现实逻辑——关于任小林新作”的文章里谈到：“‘人有病，天知否’作为任小林绘画叙事线索与主题的一个侧面，一直延续着对人自身扭曲、诡异状态的追问与表现；其隐喻的是生与死、精神与肉体、伦理与欲望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和诠释。”我诧异于那时的说法，或一语成谶。2018 年任小林的爱人，艺术家杨艺不幸病逝。三年多往返医院的照顾与陪伴、焦虑与无奈、孤独与祈盼等等，构成了任小林人生中一段殊异的经历。而以“模糊的末端”作为任小林在蜂巢（北京）当代艺术中心的最新个展，是他在特殊时期的一次特别展览。

这些作品使我们得以“看”到，抑或可以在心理和情境中，“感受”到那凄美而哀婉的景象。当然，这些作品的叙事主要是由他内心的独白而构成的，上帝要夺走他所爱，孤寂、不安随即而来。那是在无尽的看护和等待中，在医院长廊的尽头，只有暗红的医用灯光和他的烟头在熠熠闪光。夜晚的缝隙将他不断收紧，他只好用他的视角无望地观察着医院的周围，臆想并强化了周围世界可能带来的恐慌，他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。任小林将这一经历通过娴熟的，带有硬边线条和多重影像的措置与叠加，生成并展开了一幅幅变异与畸形的图像，一定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任小林以往创作印象的视觉经验。作品里的诸多形象好像都是时刻准备着的失踪者，在一个沉郁的境遇里时刻准备与相逢错失，也准备着与自我错失。画面中的每一个他和她，以及每一件器具都仿佛在幽暗与神秘的光线里，想象着那曾经的身影和样貌，让已经的不存在来暗示曾经的存在，甚至用画面的结构及笔触接住她灵魂的重量。从中既可以看出任小林笔下他与她支离破碎的瞬间，还有着荒诞的偏执——将变形扭曲的身体，树木的缠枝，日常器物和动物等编织在梦魇般的“自然”景致之中。也许在任小林的心中，一直暗暗地有这样一种渴望和好奇：如果再有一个她？或永远不离不弃的她？于是那一个“她”就真的出现了。而这个复现出来的“她”，比现实里的她还要“真实”。她就是他内心深处的影子，两个他与她，却是一种孤独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任小林的这些新作，为我们提供了他和她在世间风物里的一种映射，浓缩了他隐忧的眩目和妄想的呓语。将画面化为与她的对视，碎片化的图像看似散乱无序，如同花落飘零，但种种“乱象”却以浓郁的色调，让人难以平抚。其实，现实已经足够悲催，它逼视那些裸露的伤口，定格那些难以确定的人生，放大那些熟视无睹的荒诞……在作品面前，这无疑只能是一个想象，这种“无疑”正是人间的“无情”。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在任小林的这批新作里，总有一只鹿的形象不断隐现。鹿是神的化身，散发着青草的芳香，可以在物种学、生物学的层面上来审视人的存在，而画面中凝固出它的身影，则是任小林重新塑造过的幽灵般的存在。那是鹿的寓言或是鹿讲述的寓言，这种寓言形式本身就是对她的命名。任小林利用寓言化叙事方式，非常动声色地表达着他的混乱不安，并在他所设置的场域中，呈现了一种悲情的悸动。

人生不过如此，当生命大限来临之际，有谁又能超然度之？其实，所求不过是生者记忆中的存留罢了。基于这个理由，任小林的画面使得原本隐晦的生命更加模糊，生命透过形象的轮廓，闪烁着一丝无力的微光，犹如一场光影的变化，即使以最敏锐的透镜也无法捕捉到她的存在。他需要凭他的感觉去摸索她曾经的生命痕迹，以便可以察觉到永恒的存在。所以，我们对任小林的新作会有一个更新的认知。他绘画的幽灵，抑或灵光从来没有泯灭。这恰恰源于作为艺术家对生命无常的一种绝望和幻灭，也就导致他塑造的这些畸形和痉挛般的形象，只能作为他自我排遣的一种方式而已。

然而，或者说，任小林也只能如此，他只能在这儿！也只能用绘画留下以往记忆的一段痕迹，用种种不着边际的视觉话语来安慰自己。而人生就是一种渡过的方式。换个角度一看，在他长时间的孤寂里，时间停顿，万物同在。这个事故只有他才能感觉到的存在，它只存在于任小林的幻觉之中。或许她最后升天了，像一缕轻烟，融化在蓝天里。却把无尽的遗憾、痛楚留给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让这些不尽如意的人生继续折磨着我们。所以，才有了这些关于他与她一生“风景”的这次个展。